

陳鼓應著

老子註譯及評介

陳鼓應著

老子註譯及評介

中華書局

老子註譯及評介

陳鼓應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6¹/₄ 印張·1 插頁·338 千字

1984 年 5 月第 1 版 1988 年 2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數 29,501—41,500 冊

統一書號：2018·215 定價：5.05 元

ISBN 7—101—00413—X/B·89

老子畫像



吳興趙孟頫書并畫

出版說明

陳鼓應先生是旅美華人學者，曾在臺灣大學講授「老莊研究」課程。他的老子今註今譯初版於一九七〇年。嗣後，作者繼續進行研究，特別是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發表以後，作者廣搜海內外學者專家的意見，對該書作了全面的修訂和增補，更名爲老子註譯及評介，把它交給我們出版。我們認爲，陳鼓應先生在做了比較長時間的深入研究後，全面而仔細地對老子一書施以新註和今譯，並對老子的思想及其評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儘管有些觀點還可以進一步商討和研究，但都是作者以嚴肅的態度進行研究的成果。我們希望，它的出版將能促進海峽兩岸的文化學術交流，促進老子研究的深入開展。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三年九月

增訂重排本序

一

本書初版，一九七〇年在臺北商務印書館印行，迄今已發行十餘版。七三年底曾加修訂，七四年初便傳來長沙馬王堆漢墓發掘到兩種帛書老子寫本，但帛書本的整理全文，直到七六年才有機會看到。年前來到海外，便留意搜集有關帛書老子方面的討論文章，可惜數量不多，一年多前才在舊金山中文書店購得吉林大學張松如教授新作老子校讀，這是自帛書本出土後對老子經文校釋工作較完備的一部著作。去年秋天，我去芝加哥大學一個學期，得便利用芝大遠東圖書館藏書，着手修訂本書，今年年初回柏克萊，使用加大中文圖書館藏書繼續完成了增補工作。

本書的增訂，主要在〔註釋〕部分，〔引述〕部分則基本上仍保持原來的觀點。〔註釋〕部分，一共補入了一百九十多條。為求廣集老學專家的見解，重讀王安石老子註、王夫之老子衍及嚴復老子道德經評點等書，加以選集。但增補重點，乃在當代學者的著述，包括近年來發表在各學報上的專文，而帛書出土後的有關書籍，是增訂本書的主要參考資料。

帛書老子有兩種寫本，現在分別稱爲甲本、乙本。甲本字體介於篆書和隸書之間，推算抄寫的年

代，至晚在漢高祖時期，約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前一九五年間。乙本字體是隸書，抄寫年代可能在惠帝時期，約公元前一九四年至公元前一八〇年間。這兩種寫本，距離現在都已兩千多年，是目前所見到的老子一書的最古本子。老學專家嚴靈峯教授在肯定帛書本爲「歷史上所保留珍貴古物」的同時，曾評論說：「如果從其內容上加以探究，帛書老子却具備了譌字、脫文、衍誤、錯簡之諸種缺點，明白地說：是一種從來最古的本子，但却不是最好的本子。」我很同意這種看法。因此我仍以王弼本爲藍本而參照帛書本加以校訂，並與張松如教授持同樣態度：「以帛書爲權衡，而不泥古。」

帛書本的譌誤、脫字、衍文屢見（詳見「帛書整理小組」對甲、乙本釋文的注釋及嚴靈峯編著馬王堆老子試探）。譌誤之處，最明顯的如：第八章「水善利萬物而有爭」，「有」字誤，當作「不」。第十二章「五色使人目明」，「明」字誤，當作「盲」。以衍文而言，如第一章帛本作：「恒無欲也以觀其眇，恒有欲也以觀其所噉。」甲、乙本「噉」上俱衍「所」字，「也」字亦疑衍文。「所」字衍，無關緊要，但「也」字衍，則因句讀不同而文義大異，這裡就產生了很大的爭議性。宋以來的學者，多以「恒有」「恒無」斷句，「欲」字連下，和甲、乙本不合。自王安石開始，以「有」「無」爲讀，蘇轍以「欲」作「將」字解，范應元亦主「常無」「常有」斷句。其後明、清學者（如王樵、俞樾、易順鼎等）及近代老學專家（如馬叙倫、高亨、朱謙之、嚴靈峯等），均主「有」「無」爲讀。帛書出土後，學者多從「無欲」「有欲」斷句，然嚴靈峯獨排衆議，以爲「老子觀物方法，以虛靜爲本，常常有欲之人，自難虛靜，何能『觀妙』『觀微』，是知帛書雖屬古本，『也』字應不當有。」個人深以嚴說爲是。因本章講「道」體，「無」「有」爲道體之描狀，屬形而上學的範疇（上章「有

無相生」的「有」「無」，則指現象界事物之對待關係而言，與第一章這裏的「無」「有」之爲專有名詞不同義涵。「有欲」「無欲」則屬人生哲學的範疇，老子主張「無欲」而抨擊「有欲」的多害。就認識論範疇而言，則以「有欲」蒙蔽理性思考，妨礙人類認識。故而不當以帛書本爲定準。

帛書本雖然不是最好的本子，但在我將它與王弼等古本對校時，有不少處提供了有力的依據以訂正通行本。茲舉二例爲證：

一、第二章：「高下相盈」句之訂正。這一句各通行本「盈」俱作「傾」。因此在帛書發現之前，這句話就譯成高和下互相「傾倚」。當然高下相「傾倚」在文義上是不通的。十多年前我曾爲這一語句之不順解而遍查各古版古註及近人的校釋，但未能釋疑，直到核對帛書，甲、乙本都作「高下相盈」，才得知通行本作「傾」，是避漢惠帝劉盈諱而改。古人因「盈」和「傾」音相近而改「盈」爲「傾」後，句義迂曲難通，直到二千多年後我們才得以從出土的帛書中恢復原義。

二、三十一章首句：「夫兵者不祥之器」之訂正。這一句通行本俱作「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傅奕本「佳」字作「美」）。按三十一章王弼本未作註，明代王道（字純甫）在老子億中已提出疑問，以爲這章有古義疏混入於經者，但他並沒有進一步說明。其後清代學者紀昀與劉師培均疑本章有註語雜入，但並沒有懷疑首句之衍，王念孫才懷疑本章首句中「佳」字之誤，不過他認爲「佳」當作「佳」，「佳」古「唯」字。日本學者中井積德乃首先提出：「佳」字疑衍的見解（老子雕題）。直到帛書出現，才證實「佳」字確是衍文。

三、四十九章：「聖人常無心」句之訂正。這一句通行本都作「聖人無常心」，帛書乙本作「聖人恒無心」（甲本殘損）。當從帛書本爲是。理由如下：其一，「常」字屢見於老子，如常道、常名、常無、常有（一章）、常足（四十六章）、常無爲（三十七章）、襲常（五十二章）、知和曰常（五十五章）等等，全書共二十二見。凡老子所用「常」字，除用以形容道的永恆性或事物的長久性外，專有名詞則意指變化中的不變規律。無論它是形容詞、副詞或名詞，無一不是正面肯定的意義。因而四十九章這裏，若以「常心」連讀，而「無常心」意即要去除「成心」（即偏心或私心），則「常心」一詞竟成爲反面的意義，這不僅與全書文律不合，更有違老子對「常」字的極端肯定的意義。其二，「常心」一詞，見於莊子德充符（以其心得其常心），爲道家學派中的一個重要名詞。莊子所說的「常心」，當指不起分別作用的心——這是最高境界的狀態（「常心」據成玄英疏：「真常之心」，陸德明釋文進一步解釋爲「無妄之本體」）。因而四十九章這裏若以「無常心」連讀，則顯然與莊書上的意義相矛盾。在古本中，唐代的景龍、敦煌及顧歡本以「無心」連讀（均無「常」字）；在古註中，漢、宋註家嚴遵、河上公、李榮及王安石等人，都以「無心」作解，和帛書正同。帛本作「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爲心」（有道的人沒有私心，以百姓的心爲心），從文義看，正合老子思想。這和他主張聖人不積以與人的觀念，是一致的。

以上三處，是我個人校讀帛書老子所獲得的最大收穫。

五十年代時，我國學者曾對老子問題有過許多討論。各家意見較少在老子哲學內容上作分析探討，而集中在下述問題上作爭論：其一是老子其人其書的問題，其二是老子階級立場及其思想代表性問題，其三是老子的世界觀屬唯心主義或唯物主義的問題。由於本書寫作的重點有所不同，所以沒能對這些問題加以探討。現在僅對這些問題粗略地提出一點個人的看法。

一、關於老子其人其書的問題，在本書的「修訂版序」中已有所論述，不再重複。總之，主張老書晚成的論點，多不能成立。這裏想再提一下的是：先秦各書固多為一個學派之作，但老子這本書主要是成於一人之手。其中有些語句，或不免有後學增補之處，但它基本上是出於一人的手筆。這不僅由本書理論前後一貫可證，文體的一律尤為明證（如「夫唯」……「是以」……等獨特的語句結構，屢見於二章、八章、十五章、七十一章及七十二章）。此外書中著者以「吾」、「我」自稱（見二十、七十等章），亦可為旁證。

二、關於老子的階級立場及思想代表性問題，個人以為：老子可能屬於士階層中人。由他那「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史記本傳）的主張，及其所陳述的「我獨悶悶」、「我獨若遺」（二十章）的生活形態看來，較近士階層中的隱士（史記老子傳便說：「老子，隱君子也。」）一系。他的出身，究竟是貴族下降或庶人階級中的上昇者，史料頗欠缺，司馬遷在寫列傳時，對老子的事迹已不很明確。不過，其中提到他曾任「周守藏室之史」，後來見「周之衰，迺遂去」。由這蛛絲馬跡看來，較可能是屬於下降的處境。但我們討論一個人的思想所反映的立場時，不能機械地以「出身」下定論或陷於「唯成份論」，當從他的言

行來下判斷。就老子本人的言論內容來看，老子五千言，所談的治道（按莊子不談治道，這是老、莊政治思想的很大不同點），雖有「獻策性」的意味，但書中對統治者及貴族集團所展開的批判及其反映庶衆的願望與要求而言，無疑地老子其人其言，絕不能說是「站在沒落貴族的立場」，爲「奴隸主統治階級立場」說話的。老子對當時統治階級所表現出的不滿、抗議的言論，遍見於全書，其中的五十三章、七十二章、七十四章及七十五章，尤爲激烈。由他認爲「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而呼吁「絕巧棄利」、「不貴難得之貨」來看，他該是反對商業的。由他提出「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的主張來看，他對農業是十分重視的。因而我們認爲：作爲「士」階層的發言看，激於傳統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及時代感，老子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的確「反映了農民和小私有者的要求」；他的部分主張，也有着「小農經濟自然主義的反映」。

三、關於老子世界觀是唯心主義或唯物主義的問題，這是當代學者所對壘爭論的一個主題。通過這些討論，可以使我們對老子哲學的基本範疇有較清晰的了解。然而不免有許多以現代思維模式去牽強附會的地方。其實老子在建構他的哲學系統時，未必意識到這些問題。若以西方哲學觀點加以分析，則老子的形而上學的性質是混雜的，在看似唯物主義的內容裏，却包含了唯心主義的成份；在看似唯心主義的因素裏，却包含了唯物主義的成份。其間的交織性，並不是那麼明確的。不過我們當了解：老子所提出的作爲宇宙本體的「道」，是實存性的，不可將它和「絕對概念」、「絕對精神」混爲一談。而且，作爲宇宙本體的「道」之預設，固可說不具有經驗上的認知意義（cognitive meaning），但它來

取代進而否定神學上天帝無上權威的思想，在哲學史上是一個突破性的發展。

對於上述三項頗具爭論性的問題，僅在這裏表示個人的粗淺看法。

三

從哲學史的觀點看，老莊思想的重要性，一如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在西方哲學史上的地位。中國哲學史上的一些基本觀念，如「道」、「德」、「一」、「理」、「無」、「有」、「常」、「精」、「氣」、「心」等等，多由道家開創人物所提出。老莊哲學自成一套獨特的宇宙論、認識論、方法論、自然哲學及人生哲學。不管我們不同意他們的觀點，都值得加以分析探討。

老子五千言，確是一部辭意錘鍊的「哲學詩」，其中充滿了對人生體驗富有啟發性的觀念。老子的自然哲學，在消除神學支配的地盤上，有傑出的貢獻；他的樸素的辯證思想，引導人們從多面而深層地觀察事物的真相；他的政治哲學，在反抗權威主義，抨擊專制主義及批判擴張主義上，反映了庶衆的聲音。但老子的史觀，是明顯地倒退傾向的，這和他對現實採取退讓的態度是相關聯的。這種史觀和現實的態度，過於忽視人的主觀能動性，以致消解人們積極介入改造社會的意志。總之，老子一書確是十分透徹地看出了人間社會的各種問題與各種矛盾，但他却「每每扭回頭去，不是從現實和未來，而是從歷史和幻想中，去尋求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案」。我很同意張松如教授的觀點：在肯定老子思想的進步作用的同時，也必須看到他保守和消極的一面。

本書初版的參考書籍，在古註方面，以道藏內各集本及嚴靈峯彙編老子集成（初編爲一五〇種，三卷；續編爲二〇四種，四九〇卷）爲主；在近人著述方面，以蔣錫昌、高亨、馬叙倫、嚴靈峯等學者的校註著作爲主。這回增訂，則以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所編帛書本老子及張松如老子校讀爲主。

本書的增訂，在參考資料上，承蒙芝大圖書館馬泰來、楊美智和加大圖書館陳治平、張伯淵諸兄給以方便，近年來伯淵兄在我寫作時所需書籍的使用上，給與熱心的幫助，十分感謝。中華書局編輯孫通海先生負責本書的編發，並承協助校閱，化費太多的精力，尤令我由衷感激。

陳鼓應 一九八三年二月

修訂版序

一、本書正文以中華書局據華亭張氏所刊王弼注本爲主，這個本子「玄」字因避清聖祖諱而改爲「元」字，現在都把它改正過來。王注本有誤字或錯簡的，根據其他古本或近代校詁學者的考訂改正，並在注釋中說明。

二、本書的「引述」部分，是我自己的意見，聊供一得之愚。「註釋」部分，選集前人在老學上的精闢解說。這方面的工作花費的時間最多。本書寫作其間，曾參考古今註書一百多種，「今譯」基本上是依前人註解而語譯，此外參看張默生老子章句新釋與任繼愈老子今譯等書。本書修訂版並參考嚴靈峯老子達解的「語譯」部分，盡量求譯文的確當。

三、本書初版，沒有提老子其人及其書的問題。因爲這方面的問題，前人討論得很多，而且由於古籍在這方面資料的欠缺，有些問題實在無法探出一個究竟來。然而學者們在這方面費的精力甚多，思想方面反倒略而不談。

有關老子的事蹟，已不可考。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替老子作了一個四百多字的傳，這個傳的後半段記載了一些傳說，這些傳說在「莫知其所終」的情況下，更令人撲朔迷離。從司馬遷使用「或曰」、「云」、「蓋」、「或言」、「世莫知其然否」等字以示存疑的態度，也可推知早在漢初的時代，有關老子的生平事蹟

已無法確定了。在老子傳中，唯一未曾引起今人懷疑的，只有開頭的第一句話：「老子者楚苦縣曲仁里人也」。苦縣原屬陳國，春秋末年為楚國所滅。苦縣即今河南鹿邑縣，其餘凡是涉及事實性的地方，無一處不使人爭議。從梁啓超在民國十一年撰文提出質疑開始，引起了一場熱烈的爭論，多達五十萬字的文章，都搜集到古史辨這部書上。梁啓超和他的附和者提出了許多疑問和意見，張煦和胡適等人則作了有力的批駁。對於這類問題有興趣的人，可以參看古史辨第四冊和第六冊。在這裡，僅綜合各家的意見，對老子其人及其書的問題，作下面幾點簡要的說明：

(一)關於姓名的問題：史記傳文中說：「老子者，姓李氏，名耳，諡曰聃。」老子即老聃是可以確認的，先秦古書中可以為證（如莊子書上同一段話，前稱老聃，接着又稱老子）。關於「老子」有二說：一說「老」是尊稱，「老子」即後人所謂老先生的意思。一說「老」是姓氏，當時稱「子」的，如孔子、有子、曾子、陽子、墨子、孟子、莊子、惠子，以及其餘，都在氏族下面加「子」字（參看唐蘭老聃的姓名和時代考）。老聃或當姓老。古有老姓而無李姓。世本：「顓頊子有老童。」風俗通義：「老氏，顓頊子老童之後。」左傳成公十五年傳：「宋有司馬老佐。」又昭公十四年傳：「魯有司徒老祁。」可證古有以老為姓，而春秋二四十年間無姓李者（見高亨老子正詁前記），在先秦典籍中沒有提到「李耳」，或由「老聃」兩字轉出亦未可知。「耳」和「聃」字義相應。「老」和「李」古音同，「李」姓或由「老」姓轉出，如荀卿轉為孫卿。

(二)關於問禮的問題：孔子問禮於老聃，史記孔子世家所載與本傳所載稍異，但對問禮一事，則確認無疑。關於孔老相會和孔子學於老子的記載，見於禮記曾子問四次，莊子五次（見天地、天道、天運、

田子方及知北遊各篇)。此外也見於孔子家語和呂氏春秋(當染篇)。孔子訪老聃的故事出現在不同學派的典籍上，在傳說不同的系統中，而發現可以互證的材料，則不能不說是有力的材料。」(語見徐復觀有關老子其人其書的再檢討，附中國人性論史內)「孔子問禮的傳說，春秋以及戰國，必定是很流行，所以儒家都不能爲他抑低孔子而埋沒他。」(語見陳榮捷戰國道家，載於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四十四本)。孔子問禮於老聃的事，依然爲多數學者所接受。

(二)著作時代問題：梁啓超認爲老子書作於戰國之末，這說法自然引出老書與論語著作先後的問題，也引出老書與莊書先後的問題。關於前者，頗可討論；關於後者，實無須費筆墨。因老書前於莊書是不成問題的事，不僅莊子書上輒引老聃其人及老子書文可證，從他書中也可明證。如戰國策齊策載：顏觸曰：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這文出自老子三十九章。顏觸與齊宣王同時，亦即與莊子同時，這時老子已成書，也就是成於莊子之前的「鐵證」(見嚴靈峯辯老子書不後於莊子書)。下面就出書時代問題分數項敘說：

①關於使用名詞：梁啓超說：「老子書中用『王侯』、『王公』、『萬乘之君』等字樣者凡五處，用『取天下』字樣者凡三處，這種成語，像不是春秋時人所有；還有用『仁義』對舉的好幾處，這兩個字連用，是孟子的專賣品，從前像是没有的。」張煦隨即指出梁氏的疏誤：「易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是早已『王侯』聯用嗎？易坎象：『王公被險以守其國。』離象：『六五之吉離王公也。』不是『王公』聯用嗎？」又說：「易繫辭下傳說：『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左傳說：『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以君成禮，弗納

於淫，仁也。『仁義爲文，與老子所說『絕仁棄義』先仁而後義』有何不同？史記引周初所制謚法云：『仁義之所往爲王。』周初謚法篇義與此合，早以仁義爲聯同，與老子『大道廢而後有仁義』有何不同？（張煦梁任公提訴老子時代一案判決書，見古史辨第四冊下編三一七頁）張煦並指出梁氏誤把『取天下』的取字作三國演義『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的取字。這句舊注：『取，治也。』所以說『取天下常以無事』即『無爲而治』的意思，梁任公沒有弄清楚這句話的原義。至於以『萬乘之君』一句作爲戰國時證據也不能成立，張季同指出論語先進：『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可見千乘之國正是被大國蹂躪的小國，所以，在春秋時說萬乘之國當然是十分可以的（見張季同關於老子年代的一假定，古史辨第四冊下編四三一頁）。此外有人認爲老子第三章『不尚賢』句是老書晚於墨子尚賢思想之證，唐蘭辯稱：『不尚賢使民不爭』，更是與墨子的尚賢不相干，『賢』字是當時一個流行底題目，和『道』、『德』、『仁』、『義』、『名』、『實』一樣，各家的學說裡都要討論一下，決不能說某書受某書影響的。（見古史辨第四冊三四九頁）。有關其他詞句的議論，可參看古史辨。在這裡我們要特別指出：根據幾個片語隻字來考訂著作的年代是不可靠的。除非能把整本書的大部份和主要部份都加以審定，否則不能僅摸索到書中幾個字句有疑問而據以推定全書都有疑問。梁啓超等人妄斷列子是魏晉時代的僞作，所持態度和論點都是同樣地誤謬的。

②關於引述：有人認爲論語和墨子都未稱引老子，可見老書是晚出。但我們是否也可由老子未稱引論墨而斷言論墨晚出呢？所以這論點是不能成立的。如莊子與孟子同時，兩書互不稱引。韓非子、